

清初，科举艰难，愤然返乡的诸城名士丁耀亢著《续金瓶梅》，映射清廷入关时的血腥屠戮，被清廷列为禁书。因有相似的经历和政治观念，蒲松龄对丁耀亢倾慕有加，称其为“野鹤公”。《聊斋志异》中除了有与《丁耀亢全集》中相同的人物，还有与《续金瓶梅》情节雷同的篇目。近代研究者认为，《续金瓶梅》对《红楼梦》《聊斋志异》等书的出现，产生了一定影响。



倾慕潍地名士丁耀亢 序言道“野鹤公”入梦

丁耀亢，字西生，号野鹤，诸城人。出身书香门第，少年时即负才名，倜傥不羁。可惜遭遇明、清鼎革，丁耀亢陷入清政权严酷统治的樊笼之中。清兵攻陷诸城时，家人结兵抗清，哥哥耀心和侄子大斗被残杀。其本人漂流海上，投奔南明小朝廷，却受到严重排挤，只得返回家乡，重新打算走仕途。可50岁时仍为一青襟秀才，无奈做了镶白旗教习。晚年他在友人的举荐下，选授福建惠安知县，惠安为“三藩”之一靖南王耿精忠势力范围，与清廷分庭抗礼，对于朝廷命官来说无疑为送死之地。丁耀亢弃印而去，愤然返乡，开始了《续金瓶梅》著述，借南宋金人大肆入侵中原史实，以儿女情态为掩护，映射清廷入关时的血腥屠戮。这下引来了塌天大祸，“帝命焚书未可存，堂前一炬代招魂”。康熙年间，《续金瓶梅》被列为禁书，严令焚毁(因早期已流传社会，故有余书得以存于民间)，作者锒铛入狱。后丁耀亢虽经友人保释出狱，但抑郁愤懑，双目病盲，四年后饮恨而亡。

这桩轰动一时的文字狱大案发生时，蒲松龄正值青年，科举艰难，“年年文战败垂翅”，致使终老为一乡间贡生，同样身陷樊笼，欲出不能。或许是同命相怜，心仪神交，“惊霜寒雀，抱树无温；吊月秋虫，偎栏自热”(《聊斋》自序语)的著述过程中，野鹤先生频入“梦”来。蒲松龄倾慕有加，称其为“野鹤公”。

关于丁氏家族，《聊斋》中有两个明显篇目：一为《紫花和尚》，开篇即道：“诸城丁生，野鹤公之孙也。”借一宿命论转世故事，揭露了降清金粉世家“金玉其外，败絮其内”的肮脏不堪；一为《丁前溪》，说是一丁氏前辈族人因行侠好义，官府暗访逮捕，流亡今安丘县境内，途中遇雨，受到一贫家妇女眷顾。颂扬了借老怜贫、知恩图报的品格。

耳中人走令人失神魂 丁耀亢诗中劝慰谭生

丁耀亢生于明万历二十七年(1599)，年长蒲松龄41岁，不敢断定二人生前谋面交往与否，但蒲松龄在《聊斋志异》中有着与《丁耀亢全集》中相关的创作素材。

《聊斋志异》抄本卷一中有篇目《耳中人》，说县中秀才谭晋玄笃信导引之术，整日打坐参禅，企图成佛成仙，数月后听到耳朵中有人说话，声细如蝇，说是“可以见矣”。大喜过望，以为自己炼丹将成，成仙成佛在即，盼望再次听到。几天后，耳朵中竟坠出三寸许小人，“貌狞恶，如夜叉状”，绕室而走。恰在这时，邻人前来借一物件，大声敲门，小人受到惊吓，张皇失措，如鼠失窟，悄然而失，不知去向。

谭晋玄真有其人。在后世付梓的《丁耀亢全集》里有《送谭晋玄还淄青、谭子以修炼客张太仆家》一诗，



《乐仲》封面

坐实了谭为淄川人，无怪蒲松龄在故事中谓其为“邑诸生”。张太仆即那位推荐丁耀亢为镶白旗教习的友人张若麒，山东胶州人，明崇祯朝官至兵部职方司郎中，后降清为官太仆寺，故称“太仆”。丁耀亢在诗中劝这位“谭子”：“茫茫沧海上，何处觅壶公(传说中的神仙人物)?”神仙是寻找不到的。

谭晋玄既为丁耀亢同时代人，至《聊斋志异》成书时，大约早已故去。作一个大胆的猜测，或许是蒲松龄根据丁氏此诗，再搜集乡间轶事而入书，抑或亲自听到丁氏说起此人，进行艺术渲染而后成篇的。

结局是：耳中小人不知去向，谭晋玄只觉得神魂俱失，得癡疾而整日号叫不休，医药半年，始才渐愈。故事反映了清廷严酷的文化统治之下，一干市井读书人科举无望，寄托于成仙成佛，走火入魔，导致神经错乱，幻听幻视，落了个神魂颠倒、大病难愈的悲惨下场，一个封建时代没落读书人的艺术形象跃然纸上。

乐仲了空故事如出一辙 表达标新立异的历史观

封建时代落拓文人无法脱离苦闷的现实生活，或幻想进入“了空”境界，或寄希望于转世来生。人生坎坷的遭遇，使丁野鹤和蒲松龄不约而同产生了这样的想法。有史料载，《续金瓶梅》书稿初成时，每个回目皆节录《太上感应篇》于篇首，不容否认，《聊斋志异》全书中亦有因果报应色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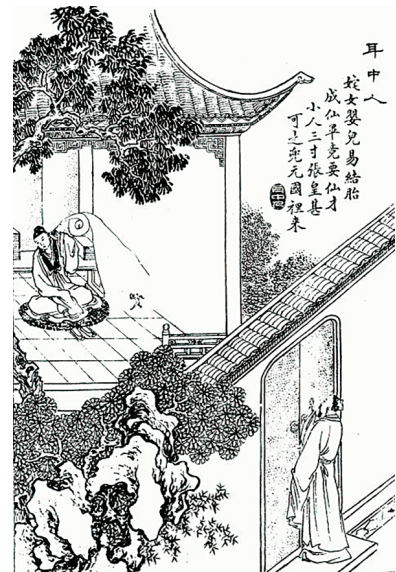
《聊斋志异》颂扬行孝行善故事的《乐仲》篇目中(见抄本卷二十二)，主人公乐仲的身世遭遇，与《续金瓶梅》中人物“了空和尚”有着惊人的雷同，甚至环境描写如出一辙：

身世相同：乐仲与了空都为遗腹子。病中思母相同：乐仲病重，昏睡中忽觉有人抚摸，原来是亡母来到面前，告诉儿子，自己已经成佛，现在观世音菩萨道场南海；了空亦是因思念母亲大病，惊动韦驮菩萨，使他在梦中见到了在南海成佛的母亲。去南海寻母相同：乐仲卖田十亩，“挟资求偕(伙伴)”而去；了空“等了一

起香客”“僧俗有百十人，搭了个舱，同这些善人过莲花洋，朝南海去了”。至南海所见相同：乐仲“忽见遍海皆莲花，花上瓔珞垂珠”；了空“只见一阵风来，楼阁全无，满海里五色莲花，红黄青碧，一朵朵莲花上都是观音”。夫妻身世相同：乐仲与了空都有一个美丽的妻子，但他们与妻子从来没有床第行为，最后又双双成仙或成佛而去。

近代研究者认为，《续金瓶梅》对后来的文学巨著《红楼梦》《聊斋志异》等书的出现，产生了一定影响。关照上述细节，当为不虚之言。至于两相如此雷同的原因，想来是蒲松龄参阅了丁氏之书，抑或是有意为之，甘冒不韪以这部朝廷禁书为模本，寄托自己的“不平则鸣”。

丁耀亢有遗著《天史》，书中剖析历朝大案，有标新立异的历史观：历史有自己的轨迹，积小恶以成大恶，积小善以成大善。蒲松龄在《聊斋》中阐发议论，亦自谓“异史氏曰”。丁氏《天史》所阐发，正如《乐仲》文后“异史氏曰”：断葷食素，远离房室，只是佛的表象。烂漫天真性情，行孝行善，才是菩萨真面目，世人哪能料想到？



《耳中人》插图